

鹰嘴岩随想

刘红梅

鹰嘴岩,我去过很多次。

最先到达鹰嘴岩的,是我的眼睛。我家就在这个地方隔江而居的半山腰。每天出门,眼睛一抬,对岸的山石树林便自动入眼。

本来长于山林,对山石草木见惯不怪。鹰嘴岩,也无非是稍远一点的山,模糊了模样的树,岩边略微平整点的田地,天地间零星点缀着的青瓦白墙的房屋。这些,我周边都有。所以,并不好奇。却也不忽视。太熟悉,便油然而生出许多亲切感来,就如相熟的家人,就如相伴的朋友,就如门前的花,就如屋旁的树,常驻在自己生命里。

后来离开儿时生长的地方,安居在这座滨江的城镇,离鹰嘴岩便近了许多。像是某个远亲,一下子成了近邻,莫名地有些激动,时时念叨着,要去走走走动。

第一次是骑摩托车去的。下主公路往鹰嘴岩方向是一条窄窄的机耕道,我骑着红色的“蚂蚱车”小心翼翼爬行在起伏不定的路面上。后座上的老友,配合着车身的颠簸,假装受到惊吓,故作姿态地大呼小叫几声,随后又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热闹了整条路。

爬行许久,到了挂着村委会牌子的一顺溜屋前,停下车。不敢往前骑了,那条斜坡的路,人走上上去恐怕都吃力。

事实上,真走上去也还顺畅。说说笑笑间,就站在鹰嘴岩的岩嘴上了。

我是那么无所畏惧地走向岩嘴最前端,企图找寻凌空翱翔的体验。这时身后老友的惊呼货真价实,小心,小心,危险……

已经站在了岩石的边沿,站得很稳,也站得有些恍然。我凝望了那么多年的山崖,现在就在脚下。居然,可以亲身站在这君临幽深的河谷及浩荡东去的长江的岩石尖上。望了那么多年,其实没有看清,这险崖参差。

这里一壁一壁的岩崖错落摆布在长江南岸,摆得极有层次感。右边的一壁山崖微弯着,像一把巨型圈椅的靠背,崖底略平的田坝间稀疏地点缀着些房屋。那些房屋东一处西一处地座落在那里。因为背有靠山,所以立得那么稳。脚下的这壁山崖与左边一面山坡紧紧相连,那面坡斜着躺在那里,一直斜到江边。

对岸也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江南江北,千山万壑。

我看向对岸曾是我的家的那块地方,层层梯田形状的平坝,托起一片一片有些杂乱的绿色,我确信那里蓬勃生长着的,不会是庄

稼或者蔬菜,而是,野草,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往四周扩张的野草。那里,就连断壁残垣,都没有了。

赶快收回目光。视线自然下落,落在千仞崖底模型般的房屋和弯弯曲曲的路上。又一阵恍惚袭来,脚心里也有些发软。可我仍然固执地站着,临着风,看流云穿梭变换,看江水缓缓东流。这些风景,别处也能见,可如果没有悬空的石崖,没有崖上的恍惚,没有徐来的轻风,没有风中的迷蒙,纵是流动着的云或水,怎么会有流入心底的悸动和温柔?

脚下的山崖,不只是深陡险峻,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据说崖面上有个几尺长的脚印,是神仙留下的。我仔细到处找了找,没找到。还听说曾经有几个孩子在崖边玩耍,其中一个孩子失足摔了下去,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阵神奇的大风将孩子准确吹落到山腰的凹处,等到人们半夜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昏睡在那里,毫发无损。故事说得有鼻有眼,孩子也是有名有姓,现在已长大成人,并小有成就。

如果在他处,听闻这些离奇之事,你会半信半疑。但当你来过这块长出这些故事的土壤,在这里行走过,伫立过,凝神听过风看过云,俯视过脚下千奇百幻的崖壁和万物竞秀的崖底,你就会深信不疑。

初次探望,时间很短,流程简单,心却踏实了,夙愿终了的踏实。

后来时不时也去,和家人,和朋友,三五个,或者一大群。彼时开着轿车,行驶在机耕道上,愈加困难,却愈加兴致盎然。好像越难以到达,此行就越意义非凡。每次去,都不是为游山赏水,也不是与自然相亲,就是因为想念了,去见一见。

遇见好的想恒久,遇见坏的想改变,人心总是如此。我以为,这种不定时来来去去会成为常态。

直到某一次,我去的时候,发现我生活中的鹰嘴岩已经旧貌新颜风光无限了。

改变是从路面开始的。还没到每次由主路转入的机耕道,便发现往鹰嘴岩方向有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四车道,车行路面,有种行云流水的畅然。路上车不少,来的,去的。回想以前走机耕道的时候,就如行走在自家田园里一样,安静,无人打扰。

接近鹰嘴岩的地方,一大片楼房奇迹般耸立着。心房里一下子便弥漫起陌生的迷雾,梦一般的恍然。像是相处的亲人,在不经意间

的时候去整了个容,好看了,也遥远了。

当然不能因为熟悉的人不再熟悉,便否认曾经的相识,便以路人相待;当然也不能因为爱着的地方渐变陌生,便假装未曾熟知,便漠然相向。对的方式,应该是,记住它曾经伴随自己生活里的模样,在保鲜的记忆中存放,那一分一毫的观望或触碰的痕迹,那一点一滴观望或触碰时内心的悸动。然后,满怀欣喜地去接纳它崭新的容颜。

是真的接纳,也是真的满怀欣喜。在立于正对崖嘴的山头彰显着典型现代风情二层观景小楼的楼顶,坐在藤编长椅上,仰望蓝天,肺腑清凉,寻常浊气荡然无存。平视出去,对岸整片连绵的山脉一下近了起来,山巅伸手可触。我就那样长久地凝视着对岸的山,假装我家那一长排土墙青瓦的房子还在,假装我只是贪玩到新来的邻居家串了个门,该归家的时候,凌空一翅便可落在在门前院坝里玩耍着的童年身影上,奔跑着,欢笑着。

楼顶的人多了起来。人多的热闹很容易冲淡沉思者无可名状的百感愁情。便觉得这只是换了地方的市井之地,说笑的人群,不认识或不认识的或客气或热情的招呼,手里拎着的大袋小袋水果零食,忙着拿出来,摆放到各自配在几把圈状藤椅间的藤编桌子上。感觉到瘦弱的小桌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重压,皱眉苦脸地,有些颤抖。

适才内心的空旷一下被填满了,急需一个地方,一个可以降解人心累赘之物的地方。

起身,下楼。一条木板铺起的小路有些僵硬地往前延伸,每一弯都拐得痛苦艰难。全然不似原本那混有石子的泥巴小路,弯弯曲曲自然又随性。就像去美容店拉了面皮的,平整光滑,皱纹无踪,而丰富的表情也随之而逝。

踩在木板路上,犹如踩在虚空之中,心是悬吊吊的。盼着快走至前端,一脚踏在崖端的岩石上,踏踏实实站在那里,站到风停,站到雾起,站到暮色深浓,站到星月交辉。以前每次,都没有站这么久,以为它总会在那里,原模原样地等着我,任何时候来,迎接我的,都是毫发无改的模样。

原该知道,万古以来,天地时刻在变。很久,很久,不再去鹰嘴岩。鹰嘴岩逐渐模糊成一个巨型的符号,记载了一种情结的强烈,也标志着一种情结的结束。

过了些年,听闻鹰嘴岩所在的柳坪村建了景区游客中心,看见许多发在网络的照片。

不久,又听说游客中心毗邻,建了个民宿,叫三峡院子。然后朋友圈又是铺天盖地的照片。

终于经不起诱惑,又去了。白壁青瓦的建筑,漆成深褐色门窗的方框,密集地摆着方形小条桌和圆形小座椅的餐厅,琳琅满目的货物排在货架上挂在墙上摆在门边,一片一片空闲的停车场,看上去就是游客中心的样子。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还建有一个小型水上游乐场,各项设施花花绿绿的颜色,开开心心玩耍的孩子以及陪孩子的大人,繁华热闹无比。鹰嘴岩变身为深远的背景,衬托着这热闹,这繁华。

穿过宽阔的停车场,继续前行二十米,陡地往左一拐,便看到敞开着的上覆着茅草的大门。可容一辆车前行的石板路和门外的马路无缝连接。石板路下方是密密生长着茸茸小草的草坡,中间寥寥几棵果树,柔弱小草仿佛有了支撑,寻常果树似乎担着责任,兀自多了几分道劲。

一排参差在路的上方墙基顶端的木屋俯瞰草坡,两米左右的墙基涂成炭灰色,黑黢黢地,上面做着以假乱真的栈道和带窗的小阁楼。真正的木屋犹如悬崖上的仙居,叫人相信,在这里,的确可以入住成仙。

再往前,造型各异的房屋极为随性地摆在它应该摆放的地方。最为显眼的是一条长廊,廊外木板铺就的露台默默地等待着。廊上廊外桌椅齐全,它们都是主人,庄重肃立着迎接到来的每一位宾客。任何人一进入院子,一眼就看到这条长廊,就会不自觉地顺着石板台阶一级一级走下去,经过精心打造的景观,石磨,流水,池塘,池里的水草和小鱼,也不驻足,一直走到廊前,穿过长廊,站在露台上。目光踱巡一圈,停在西南方向,鹰嘴岩,在热闹的游客中心和独具情调的民宿院落的映衬下,落寞又忧伤。

那里,被圈在尘世之外,再不能够到达。再也不用到达。

只是对着鹰嘴岩,默默祈祷,红尘内外,我们各自安好。



巫山之上

(组诗选)

冉晓光

东方恋城

女子在山巅眺望 男子在江上捉鱼
你想象中的片断是这样子么
? 还是应该有个性张扬
当你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神女的高度
恋城的魅力就凸显了
假如你想来一次感同身受
就不必特别在意十二个金钗的频频回眸
要注重热恋者触电的感觉
甚至还可以让那个风流千古的襄王
长叹一声相见恨晚……

东边·西边

东边日出西边雨
如果把日出的地方确立在巫山
那么西边呢?
显然 刘禹锡卖了关子
当时他跻身于夔州府衙心情并不愉悦
于是就对巫山有了想法
西边 西边即使偶尔飘过一阵雨
也要借巫山一片云……

大昌摘韵

大昌 真正是应验了一句俗语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只有城门口那株黄桷树
像一个饱经风霜忠于职守的侍者
终日里做出恭迎的姿势
蕴含于古香古色里
就绝不是你的目光轻易能打探得到的
必须奢望望于来日
我很想把大昌翻动三遍
掀开它深邃的寓意……



夏虽闲, 但有妹则不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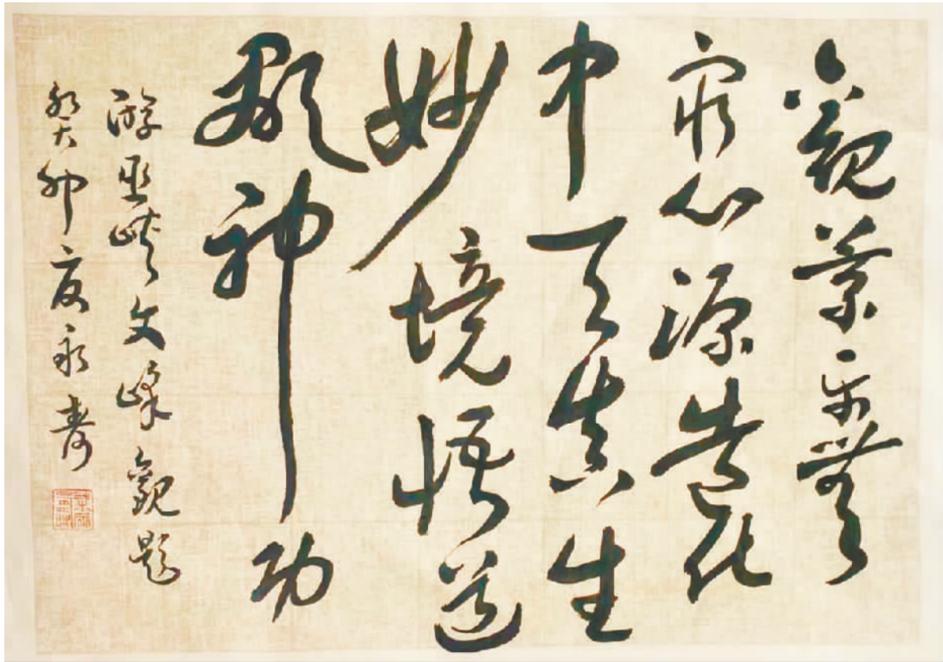
魏晓润

经过了一学期的艰苦奋斗,又迎来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呆在家中,又是无聊又是悠闲,除了有作业相伴,一切都显得清静了许多。但,自从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甚至还颇有幽默感的妹妹,我们每天都沉浸于欢乐与搞笑的境界中。

一到了早上,我还得趁机补个懒觉以免白天没有精力。这时,妹妹则会偷偷从床上滑下来,打开卧室门,之后又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中,打开我卧室半掩着的门,潜进来,又打开窗帘,故意让烈日透进来,朝着我,大声喊道:“哥哥!快起床!太阳晒屁股了!”实在是让我们不禁捧腹大笑。

有一次,妹妹莫名其妙打了我一下,我有些生气,便使出大招:“哼!让你打我,我把你扔出去!”可妹妹却撒娇的说:“不把妹妹扔出去,妹妹那么乖啦。”听了这话,就是凶凶恶恶的歹徒也会软下心来。不过,这句话却成了我们家几天的笑点!

夏虽闲,但有妹则不闲。



《游巫山文峰观》

梁永寿一书

书法



青青脆李

周子杰

想起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里绿水白云绕青山,想起了乡亲们改变家乡面貌所流下的汗水。

艳阳高照,步入巫山县,顺着长江一直向西走,随着山间路,穿过“山路十八弯”,便移步换景到了曲尺乡,曲尺乡中羊肠小道曲曲折折,悠悠巫山云雨之下,山野状若曲尺,因此老巫山人常常叫此地为曲尺盘。

曲尺盘,是外婆乡。漫山遍野的李子树染绿了江岸,青青脆李掩映其中,我们在百年的夯土墙木结构的老房子下停下来歇凉。老屋檐檐下,外婆在李子树下眯起眼,外婆已两鬓斑白,外婆指着山坡上的李子林,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说出一句:“一片绿色,好安逸咯。”柑园村的老伯伯告诉我们,前些日子,叔父村下起了大雨,雨下得很多,树上不少脆李果子落了地。外婆有些惋惜,又回忆道,早年间,村子里李子成熟时,因外公使弟家的李子数量太多,外公家总是吃不完的李子,外公的徒弟们也总会背扛一些李子送到城里的码头去卖。装李子的麻袋子从背起到放下,要

走过崎岖的山路,徒弟们气喘吁吁,过去的李子不到一毛钱一斤,一天背一趟,大概会卖七八块钱。外公说:“卖李子,完全是在卖辛苦钱……”

而今时分,西转盘的大宣传屏上常年立着一块T形广告:“李行天下”。李子熟了的季节,一个多月里,巫山县城大街小巷,摆满了新鲜的李子,一家家水果店门口打包待寄的李子一箱一箱堆成了山。一家家快递公司亲自到村,到水果码头,现场收货打包,24小时不停地围着脆李转,急急地把几十万吨脆李发往全国各地。那一个月,巫山脆李不分白天黑夜,坐着飞机、火车、汽车满满地在飞,在跑。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地的超市,巫山脆李的价格一般都在每斤二三十元以上。在巫山本地市场,脆李稍好一点都在每斤十元以上;一般也得四五元一斤。这已然是远远超过当年外公的徒弟们肩挑背扛的价格。

上万亩的一棵棵巫山脆李树,绿了巫山两岸,富了巫山人民。巫山脆李经历了上千年历史的咀嚼,历经了长江万里的滚滚波涛,徜徉在巫山云雨

中,被十几万果农汗水浸泡,经千年历练,中华名果终李行天下,一批批返乡就业的青年,接过祖辈的农具,脚踏家乡的土地,由衷地唱着一首首极具巫山特色的情歌:

“李子没得墨李子圆,墨李子没得大李子甜,哥嘴没得姐嘴甜,去年今日吃一口,今年今日还在甜。”

“放牛放到李树垭,半树李子半树花,心想摘个李子吃,边吃李子边看花。”

“情妹当门李树高,过路上下抱着摇,心想摘个李子吃,又怕没熟涩舌条。”

“李子花开嫩悠悠,哥在对门把妹逗。心想赶快跑过去,一无桥来二无舟。想飞不是麻鸽子,想喊妈在屋里头。又是喜来又是恼,又是急来又是羞。汗水犹如撒豌豆,心里好像猫在逗。”

情歌悠悠,在山间久久回响,柑园村的果农们仍然在忙碌着,汗水顺着他们的脚杆往下流着,头顶上,仍然是流淌万年的巫山云雨,脚下走的是一条强县富民的新时代康庄大道。

